

我和我的銅鑼灣

□陳柏淪

我一直覺得，銅鑼灣是個很奇怪的地方。

這裏有曾經全世界最貴的街道（羅素街），也有着全香港第二大的公園（維多利亞公園）。我必須得說，我對銅鑼灣一直都是處於一種很複雜的感情之中，說厭惡，倒也不至於；說喜愛，那又說不上。坦白講，我做夢都想搬離這地方，但又總覺得不捨得，想了好幾年，才能稍稍形容那種感情：曖昧。

說起銅鑼灣，我總會想起無數個我曾在這裏經歷的回憶，這些回憶曖昧不清，難以整理。我記憶力很差，但我總能在銅鑼灣之中找出幾縷回憶的碎片。無論是快樂的，痛苦的，這些總能在銅鑼灣之中找到，那也許就是人們常說的「鄉情」吧。或者自我出生的那天起，我的回憶就注定和銅鑼灣綁在一起，畢竟，每個晚上我都會在位於銅鑼灣的家中度過。回憶良久，就覺得我的成長好像跟銅鑼灣緊密地綁在了一起，糾纏不開，正因如此，我才會用「曖昧」來形容這種複雜的感情。我上學，學校在銅鑼灣（雖然現在不在了）；我幼時的娛樂多半也離不開銅鑼灣；每日，我也總會吸上幾口屬於銅鑼灣的空氣（還是廢氣？）。

回憶的碎片，便因此和銅鑼灣越來越近，當醒覺過來時，早已分割不開。

那回憶中的鐘聲

在我年幼時，我的生活是很單調的。上學前去街尾的麵包店買個麵包，再配個豆奶，就會出發去上學，我的學校離家不遠，不過是十五至二十分鐘的路程，我通常都會選擇走過去，那時候的大人們都在討論着我聽不懂的事情，什麼「雷曼」呀，「股票」啊什麼的。我一句都聽不懂，也沒興趣懂，那時候的我，天真的認為一切事物都是永恆不變的。那些街道，那個在樓下笑容滿面的看更叔叔，那些討人厭的老師們，那些對功課叫苦不迭的同學，更甚至我那嚴厲的父親，溫柔的母親，正在牙牙學語的弟弟，嘮叨的婆婆，以及不幸中風行動不便也說不了話的爺爺。我天真地以為一切都不會改變，一家人會一直在一起。

有時候放學，母親會帶我去附近希慎廣場地庫的超級市場買東西，那時候的事情我總是記得不太清，我曾經因此問過我的母親，她回憶了一陣，說只記得那時候的我蹦蹦跳跳，捉也捉不住，不消一會就不知道跑去哪了，總愛自己跑去超級市場附近的模型店看玩具。我母親又道：「你到了那附近，總是嚷着要去時代廣場的大電視，要不就要去維園的遊樂場玩，真是很頑皮。」我不禁冒出一絲冷汗，嘴角抽了抽，說道：「是嗎……我不記得了……」此時母親露出了回憶的神色，用很懷念的語氣道：「以前爺爺還沒有中風時，總是跟不足一歲的你去時代廣場玩，那時候的爺爺

真的很疼你呢，老是帶着你周圍跑。」

「……我不記得了。」母親聞言笑了，說道：「爺爺中風你才剛一歲，又怎麼可能記得？我還記得那時候爺爺抱着你在時代廣場的大電視前拍了一張照片呢，等我找找……」她找了大概十五分鐘，方才在一個櫃子內翻出一個相簿，再在某頁之中找出某張相片。只見一歲的我正笑容滿臉的坐在爺爺的肩頭上，背景上的則是時代廣場象徵性的大鐘。我心情複雜地看着這幅照片，不禁看向了我們家的神桌上。爺爺的黑白照片正放在上面，笑容依舊。

我到底忘記了什麼？錯過了什麼？

若不是我母親說起來，我也沒有意識到一切其實早已開始出現變化。

若不是我母親說起來，我也不會知道街尾的麵包店已經倒閉，換成了一間藥房；我也不會知道附近的美心丟空沒人租很久了；希慎廣場老早拆了重建了，現在變成了個高聳的商業大廈……忽然發現，我住在銅鑼灣，同時卻又對它極不熟悉。

於是在某個假日，我漫步在銅鑼灣上，決定讓自己能再次尋回過去的銅鑼灣。

逐漸消失的街道

不知何時，時代廣場早已變得陌生。

以前的時代廣場九樓是小孩子最喜歡去的地方，因為那裏有售賣着各種稀奇古怪東西的幾間店舖，但是最重要的是那裏有着一個頗大的遊樂場，照我母親的說法，那時候時代廣場九樓的遊樂場可說是最受小孩兒歡迎的地方，每逢假日，遊樂場上都充滿着小孩子的歡聲笑語，那時候的時代廣場可以說是最熱鬧的，聽說在那時候，我三不五時就會跑到遊樂場，叫上幾個孩子，有時賽跑，有時打架，反正就是沒有停下來的一刻。

於是我走了上去時代廣場的九樓，那時候的遊樂場早已經被拆掉了，那個位置變成了一間很著名的連鎖咖啡店，那些店舖早就倒閉了，換成了一間又一間的名牌店舖。街上那些具有特色的店舖不知何時已經變成了一間又一間的連鎖店或者藥房，我那個住了銅鑼灣很多年的朋友說起了銅鑼灣的改變，也不無感慨的說：「前一年看見的店舖，到今年可能已經不存在，不知道是因為什麼，住在這裏，就會有種『什麼都會消失』的感覺。」

我聽了這句，竟覺無比震撼，我也曾問過一位跟我從小玩到大的朋友，但他只是皺了皺眉，也不太記得以往銅鑼灣的面貌。我到那時才發現，不只是銅鑼灣，整個香港都在轉變，不只是地方，連人都在不斷改變。

當很久之後，我看着街道，接近七成的店舖都已經和回憶中不一樣，看着鏡子，我也已經由一個活潑頑皮的臭小



▲今昔銅鑼灣街景



▲七十年代與今日的軒尼詩道

子變成了一個略顯陰沉的胖子了，母親的頭髮都添了幾條白髮，父親不經不覺也消瘦了許多，爺爺也早就過世了……

我才發現，家人不會一直陪伴自己，他們都在時間的運轉下逐漸老去，直到逝去，那一刻，我才發現了時間的殘酷。有些人，離開了就不會再回來了，有些事，消失了就不會再出現了。那時候的街道，也不會再回來了。

直至那一刻，我第一次出現「時間過得真快」的感覺。

些許僅存的碎片

離開時代廣場，我和剛過來的朋友打了聲招呼，便和他漫無目的地走在街道上。一點一滴的回憶浮上心頭，我像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小孩子般到處撿拾回憶的碎片，然後在腦海中不斷把玩，那些回憶，有的痛苦，有的快樂，當回想起這些時，心情卻只有一絲的哀愁，佔大部分的卻是懷念。

和我並肩走着的朋友忽然嘆了口氣，看着周遭的景色，忽道：「還真懷念啊……」我聞言也不禁笑道：「自從畢業之後，你也很少來銅鑼灣這邊了吧？」我的這位朋友是我中學的同學，跟我

一同廝混了六年的中學生涯，是我難得的好友。「可不是嗎？我跑去內地唸大學了，如果不是你叫我，我怎會無緣無故跑來啊！」他笑着這樣說，隨即指向了學校的方向，笑道：「去那邊看看？」我也點點頭，說道：「隨便。」

我們的中學在香港大球場附近，離市區很是遙遠，離我的家也需要十五至二十分鐘的路程。當我和朋友再次看見了那間學校，兩人都不禁露出了懷念的神色。那間學校不是很破爛，也不是很漂亮，它就只是立在這裏，接受歲月的摧殘。在中學旁邊的則是小學部，牆身有一些以前學生的畫作。我小學，中學都在這兩間建築中度過，當再次看到了它們時，忽然有種怪異的感覺。「真是懷念。」旁邊朋友的聲調有點怪異，又道：「以前還沒有畢業時作夢都想離開這裏，但現在……卻又有點想回來這裏了。」我們以前讀的中學並不是什麼很好的學校，那裏的人成績不怎麼好，人也不怎麼樣。但我可以保證，如果時間可以重來，我還是會選擇這間學校。這並沒有什麼原因，只是這六年在這的生活實在太刻骨銘心，才會令我們如此的感慨。他在內地的生活並沒有很順利，這我是知道的。但當他這樣訴說時，我卻好像真切感受到了他的辛酸和苦惱。

這地方載着我們很多的回憶，有快樂的，有痛苦的，有悲傷的，有苦惱的。但幾年後回來了，那些痛苦，悲傷，苦惱彷彿消失了，只留下了無盡的懷念和微微的空虛。以前覺得很重要，不能忘懷的事，那些不能分割的愛情，那些不能輕忘的仇恨，卻早已隨風飄散，僅留下了一顆又一顆的回憶碎片，供人憶懷。

那些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那回憶中的公園

在十分鐘後，終於回到了市區，我告別了表情複雜的朋友，從中央圖書館過一個馬路，便來到了全香港第二大的公園——維多利亞公園。

有多久沒來了呢？我默默地想着，中學體育課的時候還有時候會來維園打球，兩年過去了，自己對這地方卻是越來越陌生了，是這個公園變了，還是我變了？

我漫步在維園之中，幼時的回憶不斷浮上了心頭，看看那個水池，到今天還是有人會把一些遙控船放進去玩，旁邊則有着不少的小孩和父母正看着。「媽，我也想買個遙控船玩！」我彷彿看見了幼時的我正這樣的說着，而母親則笑吟吟地說道：「你考高分就買！」

結果，最後還是沒買。

每當走到一個地方，就會有新的回憶在我的腦海中湧現，看看那個遊樂場

，我以前經常在這盪鞦韆；看看那個足球場，我經常在那踢球；看看那片草地，中秋節時我們家通常就會在那邊賞月……

這裏雖然改變了很多，我卻依舊在這裏找到了很多的回憶。

還記得小時候，我在圖書館借了書，就會跑到公園的某個座椅上，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書，在沒有互聯網的那時，書本和電視是我唯一可以了解這世界的窗口，那時候的銅鑼灣，對我來說就是我的全世界。但正因如此，當我走出了這地方，我發現這個世界有多大，有多少的事物供我發掘，然而時間是不等人的，當我醒覺過來時，那時的銅鑼灣好像早已不在了。

「你變了，變得不再愛笑了。」母親曾這樣對我說道。是的，我變了，變得冷漠，變得多疑，變得陰暗，有些改變是好的，但更多的則是應該避免的，在這裏的種種讓我不自覺地在自己的心中築了一道牆，一道無人能越過的牆，不知何時，年幼時快樂的笑容早已消失，換來的卻是一直沉思的腦袋和陰霾不清的不安。不知何時，我好像已經把以往的自己扼殺在童年的美夢之中，最後，只剩下一個不再愛笑的男子。就像銅鑼灣這個地方一樣，當時間過去，那時的珍惜的東西，可能早已不復存在了。

直到這一刻，我才明白了什麼叫成長，成長是痛苦的，卻是任何人都無法避免的。無論是父親，母親，弟弟和婆婆，又或者是朋友，他們都在不斷地成長，無論是自己願意又或者是不願，他們在成長的路程之中，並不斷地思考和進步。無論那事物美好，醜惡又或平平無奇，時間都會將他裝飾上歷史的沉重感，而當人們回想到那回憶時，卻只會感到了謎一般的懷念。

看着滿天的落葉，街道上滿是行人。旁邊的座椅上坐着一對年老的夫婦，相愛如昔；大道上，一對年輕的夫婦抱着一個嬰兒，臉上滿是幸福的笑容；旁邊一對穿着校服的學生正高聲談笑；後面幾個小孩正在賽跑，歡聲不斷。這些容貌彷彿和回憶中重合，早已冰冷的心好像又重添了幾份溫暖。所謂的幸福不就是如此嗎？

人生，就像是一個城市，某些東西會隨着城市的成長而消失，當你回首的時候，彷彿一切都不再一樣，你會感到悲傷，你會感到不捨，因為這些事物已不會再回來。然而當你重新審視這一切的時候，卻發現到處都有着回憶的殘跡，而這些殘跡，會變成一幅新的圖畫。儘管可能有一日這幅圖畫會再次消失，我會重新陷入迷惘，但我相信，那時候的自己會再一次創造出不一樣的圖畫。

· 陳柏淪

喜愛寫作，就讀於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